

宋元學案

冊十一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下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訓詁文辭之閒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存齋記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

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答程次卿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答陳才卿

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答張敬夫

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廓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答姜叔權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梓材謹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閒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

也

示諭曰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濩汙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

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爾講學工夫亦是如此
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
貫通也

答方賓王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
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
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
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
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

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
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則
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
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
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
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

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

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媿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

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虧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頑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

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卻于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

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

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

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以上答吳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

答許順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答林德久

梓材謹案此下答嚴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洲諸

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

之自茂邪

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閒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乃是自然之事無容造作者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閒驗之蓋天地鬼神幽

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億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

彥謀

答江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

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

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邪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邪若于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爲枯槁無性

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

以上答王子合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答
胡伯逢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卽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